

中国科幻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化

——基于威尔斯科幻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王双

1.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2. 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本文以威尔斯科幻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为切入点, 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进程。文章首先梳理了威尔斯作品自 20 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的传播脉络, 揭示其在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所承担的思想功能与文学价值。随后分析了威尔斯作品对中国科幻创作的深刻影响, 包括科学幻想与社会批判的结合、叙事母题与模式的借鉴, 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体系的推动。在此基础上, 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在接受西方范式的同时实现本土化转化, 并在进入 21 世纪后借助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崛起迈向世界化舞台。研究指出, 中国科幻文学在继承威尔斯遗产的同时, 逐渐形成了以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议题的独特表达, 实现了“借鉴—创造—输出”的循环模式。本文认为, 威尔斯的影响不仅塑造了中国科幻的起点, 更为其未来在全球文学格局中获得更大话语权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威尔斯; 中国科幻文学; 本土化; 世界化; 跨文化传播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跨越科学与艺术的文学类型, 自 19 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形成以来, 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 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发生了多重变化。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 其代表作如《时间机器》《隐身人》《世界大战》等, 不仅塑造了现代科幻文学的基本母题和叙事范式, 也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创作。中国科幻文学在起源阶段便深受威尔斯及其同时代西方作家的影响。20 世纪初, 梁启超、鲁迅等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和评论将威尔斯的科幻思想引入中国, 推动了中国科幻从启蒙话语走向文学实践。然而, 中国科幻文学并未简单地模仿西方范式, 而是逐渐在本土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中完成了转化与创新。在民族救亡、现代化建设、科技崛起等历史进程中, 中国科幻既承继了威尔斯式的批判精神与科学幻想模式, 也在叙事主题和价值追求上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同时, 随着刘慈欣等作家的崛起, 中国科幻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呈现出本土化与世界化并行的格局。本文拟以威尔斯科幻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为切入点, 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路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中国科幻在接受西方范式后如何实现自我转化, 并进一步反哺世界文学体系, 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全球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建构提供新的视角。

一、威尔斯科幻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一) 早期译介与思想引入

20 世纪初,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科学

主义思潮的扩展, 威尔斯的科幻作品率先进入中国。1904 年梁启超在《新小说》上发表《新世界大观》, 介绍威尔斯的创作理念, 强调其“科学以为本, 幻想以为翼”的文学特征。随后,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也对威尔斯的创作予以关注, 认为其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更体现了科学与社会批判的结合。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知识分子在威尔斯的作品中看到了“科学救国”的启示, 因而对其接受态度极为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译介多以节译、转述为主, 甚至夹杂二手翻译。这种片段化传播虽然难以完整传达威尔斯的思想, 但足以将科幻文学的基本范式引入中国。在这一阶段, 威尔斯被视为启蒙思想的载体, 他的作品功能性大于文学性, 主要服务于思想解放和科学普及的需要。

(二)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场域的扩展

进入 1910—1930 年代, 随着《小说月报》《译文》等刊物的兴盛, 威尔斯作品得到更为系统的介绍。例如, 《隐身人》《世界大战》等小说被翻译刊载, 引发读者广泛兴趣。与此同时, 科学与民主并列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核心, 威尔斯作品在青年知识群体中成为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的象征。许地山、郑振铎等文学评论家评价威尔斯为“科学幻想文学的典范”, 其影响由知识精英向大众文化扩散。在这一过程中, 威尔斯不仅作为作家被接受, 更作为“社会思想家”进入中国知识谱系。他在社会进化、未来政治、教育理想

等方面的设想，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诉求产生共鸣，从而加深了其作品在中国的思想影响力。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再接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幻文学被赋予科学普及与国家建设的功能。威尔斯作品在此阶段的接受，既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又在科技崛起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1950—1970年代，大量苏联科幻作品译介进入中国，而威尔斯的部分作品也以“世界文学经典”身份得到再度出版。尤其是《时间机器》被解读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寓言”，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契合。进入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文学多元化发展，威尔斯作品被重新视作文学经典而非单纯的工具。学者们开始关注其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以及对科学与人性的双重探讨。这一转向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也推动了科幻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兴起。

二、威尔斯科幻作品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

威尔斯作为现代科幻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和科学幻想的构建上具有开创性，更以社会批判与未来寓言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20世纪初，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世界大战》《隐身人》等作品经由译介进入中国，它们所体现出的科学设想与批判意识，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范式。对当时仍处于民族危机与现代化探索中的中国而言，威尔斯科幻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引入，更是一种思想资源的激发。

在主题层面，威尔斯科幻作品将科学想象与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科幻产生了深远影响。威尔斯笔下的未来社会、外星入侵和科学实验往往寓含深刻的社会批判意涵，例如《世界大战》借外星人入侵揭示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暴力逻辑，《时间机器》通过描绘未来社会的阶级对立提出对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的质疑。中国早期科幻作品在接受这些母题时，也大多以科学幻想为形式，以启蒙和救亡为核心。例如，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科幻创作往往通过奇幻场景传达科学救国、民主启蒙的思想，这在黄人、鲁迅等人相关译作或原创中均有所体现。可见，威尔斯将科学幻想转化为思想批判工具的做法，为中国科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在叙事结构与母题设置上，威尔斯作品对中国科幻的创作方式产生了明显影响。他常以科学家或普通人为叙事核心，通过科学实验或偶然发现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与伦理困境，从而凸显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这种模式为中国科幻提供了成熟的叙事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郑文光、叶永烈等作家的作品延续了这一传统，在强调科学普及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例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借助太空探索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既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也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寓言。威尔斯开创的“科学家一发明—社会影响”叙事模式在中国科幻中得到广泛借鉴，并在本土化改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威尔斯作品的思想内涵推动了中国学界对科幻文学的批评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单一的工具化解读，转向对科幻文学作为独立文学类型的学理研究。在这一转型中，威尔斯被频繁引为重要参照，其科学观、人性观和社会批判精神成为学者们讨论中国科幻时的重要理论资源。例如，研究者常将威尔斯的未来寓言与中国当代科幻进行比较，借此探讨科幻文学如何在科学与人性、现实与幻想之间寻求平衡。这不仅提升了中国科幻文学研究的学术深度，也使中国科幻逐渐进入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语境。

三、中国科幻文学的本土化建构与世界化实践

（一）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科幻文学在接受威尔斯的同时，并未止步于模仿，而是不断探索符合自身文化逻辑的表达方式。在“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借科幻之壳传递启蒙之实；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科幻成为科学普及的工具；在改革开放后，科幻则进入市场化与多元化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这种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题紧密结合国家命运与社会现实，强调科学技术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其二，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民族复兴为核心，而非单纯的个人冒险；其三，叙事语境常与中国哲学思想、历史经验相结合，使科幻在跨文化母题中呈现独特风格。

（二）世界化的路径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逐渐走向世界舞台。刘慈欣《三体》获得雨果奖，使中国科幻成为全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幻的世界化并非简单地融入西方体系，而是在继承威尔斯式批判精神的同时，提出了具有全球意义的议题，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冲突与合作、科技伦理困境等。然而，世界化过程中也面临挑战：语言翻译与文化差异可能削弱作品的本土意涵；国际市场对中国叙事模式的接受度有限；科幻文学在中国学术与文化评价体系仍处于边缘地位，制约了其全球传播的深度。

（三）威尔斯遗产与中国科幻的互动

威尔斯作品不仅是历史影响，更在当代中国科幻

中被不断再生产。例如,《三体》对外星文明的设定与《世界大战》遥相呼应,但在哲学深度与文明格局上更具东方特色。韩松的“地铁三部曲”则借鉴威尔斯的寓言式科幻传统,表现现代城市文明的荒诞与危机。可以说,中国科幻在威尔斯遗产的启发下完成了“他者借鉴—自我建构—全球发声”的循环。

四、结论

综上所述,威尔斯作为现代科幻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经历了由启蒙工具到文学经典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科幻文学不仅吸收了威尔斯的科学幻想与社会批判模式,也在本土化实践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叙事传统与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在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作家的努力下,走向世界舞台,展现出与威尔斯当年“科学寓言”相呼应的全球关怀。

威尔斯科幻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见证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模仿到创新、从边缘到核心、从民族化到全球化的历程。这不仅是文学层面的跨文化互动,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未来,中国科幻文学要在坚守本土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翻译出版和国际传播能力,使其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 吴澳归. 威尔斯早期科幻作品中的教育思想研究[J]. 今古文创, 2025(8):29-32.
- [2] 吴攸. “中国想象”走出去——中国科幻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传播[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2):87-97.
- [3] 陈若谷. 中国科幻文学的审美经验和美学价值[J]. 中国文学批评, 2024(4):106-113+189.
- [4] 徐文君. 中国科幻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以刘慈欣《三体》为例[J]. 新楚文化, 2024(20):65-68.
- [5] 褚珊珊, 马兵. 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中的家宅想象[J]. 东岳论丛, 2024, 45(2):28-32.
- [6] 陈仲伟. Python情感分析视阈下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以《三体》系列英日译本为例[J]. 科技传播, 2023, 15(24):50-56.
- [7] 徐健, 教鹤然, 康春华. 科幻, 何以成为“文学破圈”浪潮中的“排头兵”? [N]. 文艺报, 2023-12-18(001).
- [8] 宋明炜, 汪晓慧. 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科幻作为一种全球文类, 及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与问题[J]. 中国比较文学, 2022(2):81-100.